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5n1286

祖庭鉗鎚錄

明 通容輯著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祖庭鉗鎚錄
  - No. 1286-A (附)宗門雜錄四條
    - 拈花
    - 五問
    - 覺夢堂重較五家宗派序
    - 一喝分五教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286
祖庭鉗鎚錄卷之上

明嗣祖沙門　費隱通容　輯著

居士　夏春暉　龔士龍　較

靈源惟深禪師曰：今之學者未脫生死，病在甚麼處？病在偷心未死耳。然非其罪，為師者之罪也。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，信雖死，其心果死乎？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，效在什麼處？效在偷心已死。然非學者自能爾，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。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，不動聲氣，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。諸方所說非不美麗，要之如趙冒畫花，花雖逼真，而非真花也。

通容曰：偷心之說，乃學者之通病。從微至著，起倒自存，其於鯁膈之物未去，應事接物，光不透脫，皆是也。具有正知見、善知識，為其解粘去縛，抽釘拔楔，固自鉗鎚妙密，令他個個如獅如象，似虎似龍，頓繇自在。曾有恁麼人，試舉似看。

鎮州臨濟義玄禪師，初在黃檗會中，行業純一。時睦州為第一座，乃問：上座在此多少時？師曰：三年。州曰：曾參問否？師曰：不曾參問，不知問個甚麼？州曰：何不問堂頭和尚，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師便去問，聲未絕，檗便打。師下來，州曰：問話作麼生？師曰：某甲問聲未絕，和尚便打，某甲不會。州曰：但更去問。師又問，檗又打。如是三度問，三度被打。師白州曰：早承激勸問法，累蒙和尚賜棒，自恨障緣，不領深旨。今且辭去。州曰：汝若去，須辭和尚了去。師禮拜退。州先到黃檗處曰：問話上座，雖是後生，却甚奇特。若來辭，方便接伊。已後為一株大樹，覆蔭天下人去在。師來日辭黃檗，檗曰：不須他去，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，必為汝說。師到大愚，愚曰：甚處來？師曰：黃檗來。愚曰：黃檗有何言句？師曰：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被打，不知某甲有過無過？愚曰：黃檗與麼老婆心切，為汝得徹困，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？師於言下大悟，乃曰：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愚擒住曰：追尿牀鬼子！適來道有過無過，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。汝見個什麼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，愚拓開曰：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師辭大愚，却回黃檗。檗見便問：這漢來來去去，有甚了期？師曰：祇為老婆心切。便人事了，侍立。檗問：甚處去來？師曰：昨蒙和尚慈旨，令參大愚去來。檗曰：大愚有何言句？師舉前話。檗曰：大愚老漢饒

舌，待來痛與一頓。師曰：說甚待來，即今便打。隨後便掌。檗曰：這風顛漢來這裡捋虎鬚。師便喝。檗喚侍者曰：引這風顛漢參堂去。

通容曰：黃檗為臨濟徹骨徹髓，向大愚言下識破，始覺秤鎚硬如鐵矣。然臨濟悟道，全得黃檗力，而亦得大愚為其助也。且大愚拓開云：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乃知大愚亦有廓然太公之心，不將臨濟為己胤，直顯黃檗之功。然亦因黃檗鉗鎚嚴辣，使臨濟機用頓發，故大愚不居其功也。臨濟既悟，向大愚肋下三拳，直明恁麼消息，黃檗一掌迥出一切羅籠，其如太阿劍不可犯鋒，故臨濟一宗高天下，豈非源深而流長乎？

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裡為首座，常曰：我向南方行腳一遭，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。三聖聞得，問曰：汝具個什麼眼，便恁麼道？師便喝。聖曰：須是汝始得。後大覺聞舉，遂曰：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裡來？師後到大覺為院主。一日，覺喚：院主！我聞汝道：向南方行腳一遭，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。汝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？師便喝，覺便打；師又喝，覺又打。師來日從法堂過，覺召：院主！我直下疑汝昨日這兩喝。師又喝，覺又打；師再喝，覺又打。師曰：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，總被師兄折倒了也。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。覺曰：這瞎漢來這裡納敗缺。脫衣痛打一頓。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。

通容曰：興化眼空四海，傍若無人，一雙眼睛被大覺打落，向急急如律令處與臨濟相見，故得嗣臨濟焉。昨日兩喝，次日兩喝，不為分外，而云：學得個賓主句，總被師兄折倒了也。則敗露不少，不因大覺痛與鉗鎚，爭見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也？

定上座初參臨濟，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濟下禪牀擒住。師擬議，濟與一掌。師佇思，傍僧曰：定上座何不禮拜？師方作禮，忽然大悟。後南遊，路逢巖頭、雪峯、欽山三人。巖頭問：上座甚處來？師曰：臨濟來。巖曰：和尚萬福。師曰：和尚已順世也。巖曰：某甲三人特去禮拜，福薄不遇。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，請上座舉一兩則。師遂舉臨濟上堂曰：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時有僧問：如何是無位真人？濟下禪牀搦住曰：道！道！僧擬議，濟拓開曰：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？巖頭不覺吐舌。雪峯曰：臨濟大似白拈賊。欽山曰：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？師便擒住曰：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？速道！速道！欽山被擒，直得面黃面青，語之不得。巖頭、雪峯曰：這新戒不識好惡，觸忤上座，且望慈悲。師曰：若不是這兩個老漢，

[祝/土]殺這尿牀鬼子。師在鎮府齋回，到橋上坐次，逢座主三人。一人問：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？師擒住，擬拋向橋下。二座主近前諫曰：莫恠觸忤上座，且望慈悲。師曰：若不是這兩個座主，直教他窮到底。

通容曰：臨濟一機，傍僧一拶，令上座向剎竿頭上翻身，不存玄解。故擒欽山，拋座主，如逆鱗徑尺，不可觸犯。雖然，剛刀雖利，不斬無罪之人。如何是無罪一句？

守廓行者，行脚到棄州華嚴和尚會下。一日，嚴上堂曰：大眾，今日若是臨濟、德山、高亭、大愚、鳥窠、船子兒孫，不用如何若何，便請單刀直入，華嚴與汝證據。師出，禮拜起便喝，嚴亦喝，師又喝，嚴亦喝，師禮拜起曰：大眾，看這老漢一場敗缺。又喝一喝，相手歸眾。嚴下座歸方丈，時風穴作維那，上去問訊，嚴曰：維那，汝來也，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，待集眾打一頓趁出。穴曰：趁他遲了也，自是和尚言過，他是臨濟下兒孫，本分恁麼。嚴方息怒。穴下來舉似師，師曰：汝著甚來繇勸這漢？我未問前早要棒喫，得我話行，如今不打，搭却我這話也。穴曰：雖然如是，已遍天下也。

通容曰：華嚴龍頭蛇尾，不能令守廓契服。若是山僧當時見他道：大眾，看這老漢一場敗闕聲未絕，便連棒打出。不惟兩個作家，益見華嚴令不虛行。而對維那云：待集眾打一頓趁出。可謂當場不勇，陣後興兵，又納一重敗闕也。

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，在興化遇示眾曰：若是作家戰將，便請單刀直入，更莫如何若何。師出禮拜，起便喝，化亦喝；師又喝，化亦喝。師禮拜歸眾，化曰：適來若是別人，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。何故？為他旻德會，一喝不作一喝用。

通容曰：旻德固是作家，風規自見。興化曰：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，且道意旨如何？這裡若具一隻眼，不妨超宗異目，作個當家種草。

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。太原俞氏子，剃髮受具，杖策遊方，所至少留，隨機叩發，歷參知識七十一員。後到首山，問：百丈卷席，意旨如何？山曰：龍袖拂開全體現。曰：師意如何？山曰：象王行處絕狐蹤。師於言下大悟，拜起而曰：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有問者曰：見何道理，便爾自肯？師曰：正是我放身命處。

通容曰：首山如此答話，使善昭坐斷乾坤，不留朕迹，蓋師資道契，非偶然耳。看他參七十一員善知識，其披蓁決膜，固亦多多，智窮力盡，故能自肯，不可不知也。

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。遊方參首山，山一日舉竹篦問曰：喚作竹篾即觸，不喚作竹篦即背，喚作什麼？師掣得擲地上，山曰：瞎。師於言下豁然頓悟。

通容曰：夜來火發裩，烈焰內外紅，遭著燒粉碎，鈍銕化成膿。且道與首山相為相去多少？

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，聞汾陽道望，遂往謁焉。陽顧而默器之，經二年未許入室，每見必罵詬，或毀詆諸方，及有所訓，皆流俗鄙事。一夕訴曰：自至法席已再夏，不蒙指示，但增世俗塵勞，念歲月飄忽，已事不明，失出家之利。語未卒，陽熟視罵曰：是惡知識，敢裨販我？怒舉杖逐之，師擬伸救，陽掩師口，乃大悟曰：是知臨濟道出常情。服役七年辭去。師一日謁神鼎諲禪師，鼎首山高弟，望尊一時，衲子非人類精奇，無敢登其門者。住山三十年，門弟子氣吞諸方，師髮長不剪，弊衣楚音，通謁稱法侄，一眾大笑。鼎遣童子問：長老誰之嗣？師仰視屋曰：親見汾陽來。鼎杖而出，顧見欣然問曰：汾州有西河獅子是否？師指其後絕叫曰：屋倒矣。童子返走，鼎回顧相矍鑠，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，鼎老忘所問，又失師所在。師徐整衣，且行且語曰：見面不如聞名。遂去。鼎遣人追之不可，嘆曰：汾州乃有此兒耶？師自是名重叢林。

通容曰：汾陽為人，有全機電卷，大用天旋，使慈明向機下脫羅籠，出窠臼，知臨濟道出常情，見神鼎有赤手殺人，作略單刀，直入施縱，以他出汾陽閫域，故有超方眼目。一等抱柱澡足，把纜放舟，豈能窺其萬一耶？

文公楊億居士，字大年，幼舉神嬰，及壯負才名，而未知有佛。一日過同僚，見讀金剛經，笑且罪之，彼讀自若。公疑之曰：是豈出孔孟之右乎？何佞甚？因閱數板，憮然始少敬信。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，及繇秘書監出守汝州，首謁廣慧，慧接見，公便問：布鼓當軒擊，誰是知音者？慧曰：來風深辨。公曰：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。慧曰：君子可入。公應諾諾。慧曰：草賊大敗。夜語次，慧曰：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？公曰：某曾問雲巖諒監寺：兩個大蟲相齩時如何？諒曰：一合相，某甲祇管看。未審恁麼道還得麼？慧曰：這裡即不然。公曰：請和尚別一轉語。慧以手作拽鼻勢曰：這畜生更[跳-兆+孛]跳在。公於言下脫然無疑。有偈曰：八角磨盤空裡走，金毛獅子變作狗，擬欲將身北斗藏，應須合掌南辰後。

通容曰：大年與廣慧初相見機語，亦是此門氣息。及論至諒監寺答兩個大蟲相齩話，被廣慧奮獅子威，因之狐疑頓息。故偈語山

格無依傍，凡在此道者，莫不贊服。大都內因蘊藉之功，外感提掇之緣，故道價傑出。

洪州翠巖可真禪師，福州人也。嘗參慈明，因之金鑾，同善侍者坐夏。善乃慈明高弟，道吾真、楊岐會皆推伏之。師自負親見慈明，天下無可意者。善與語，知其未徹，笑之。一日山行，舉語鋒發，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，曰：若向這裡下得一轉語，許汝親見慈明。師左右視之，擬對，善叱曰：竚思停機，情識未透，何曾夢見？師自愧悚，即還石霜。慈明見來，叱曰：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，有甚急夏未了早至此？師泣曰：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，故來見和尚。明遽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師曰：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明嗔目喝曰：頭白齒豁，猶作這個見解，如何脫離生死？師悚然，求指示。明曰：汝問我。師理前話問之，明震聲曰：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師於言下大悟。

通容曰：善。侍者固是豪邁之士，觀其可真，亦有大英靈。但意地未徹，故死機下再見慈明，與他拈却太湖蓋，掇出鄱陽湖，以後竟無人奈何得。吾知出頭須是英靈漢，敵勝還他獅子兒，二公有之。

南嶽雲峯文悅禪師。南昌徐氏子，初造大愚，聞示眾曰：大家相聚喫莖虀，若喚作一莖虀，入地獄如箭射。便下座。師大駭，夜造方丈，愚問：來何所求？師曰：求心法。愚曰：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轉，後生趁色力健，何不為眾乞食？我忍飢不暇，何暇為汝說禪乎？師不敢違。未幾，愚移翠巖，師納疏罷，復過翠巖，師求指方，巖曰：佛法未到，爛却雪寒，宜為眾乞炭。師亦奉命。能事罷，復造方丈，巖曰：堂司闕人，今以煩汝。師受之不樂，恨巖不去心，坐後架，桶箍忽散，自架墮落，師忽然開悟，頓見巖用處，走搭伽黎上寢堂，巖迎笑曰：維那且喜大事了畢。師再拜，不及吐一辭而去，服勤八年。

通容曰：大愚開示悅公嚴密無巴鼻，非悅公亦難受教。然亦春回大地，萬象咸新，悅因時令相觸，始覺春風滿袖。今人知見夾雜，說道理禪接人，又以講解為事，見大愚如此作用，亦將為人解說，要人依行種種施縱，如兵寇作亂，使人終無下落，豈知大愚獨住寰中乎？

節使李端願居士，兒時在舘舍常閱禪書，長雖婚官，然篤志祖道，遂後圃築室類蘭若，邀達觀師朝夕咨參，至忘寢食。觀一日視公曰：非示現力，豈致爾哉？奈無個所入何？公問曰：天堂地獄，是有是無？請師明說。觀曰：諸佛向無中說有，眼見

空華；太尉就有裡尋無，手攄水月。堪笑眼前見牢獄，不避心外聞天堂。欲生殊不知，忻怖在心，善惡成境。太尉但了自心，自然無惑。公曰：心如何了？觀曰：善惡都莫思量。公曰：不思量後，心歸何所？觀曰：且請太尉歸宅。公曰：祇如人死後，心歸何所？觀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公曰：生則某已知之。觀曰：生從何來？公罔措。觀起揖其胷曰：祇在這裡，更擬思量個什麼？公曰：會得也。觀曰：作麼生會？公曰：祇知貪途，不覺蹉路。觀拓開曰：百年一夢，今日方省。既而說偈曰：三十八歲，懵然無知。及其有知，何異無知？滔滔江水，隱隱隨堤。師其歸矣，箭浪東馳。

通容曰：達觀日夕與端愿鋟鑄，使端愿道奧日臻，機緣純熟，於盤桓處向結角邊一拶，便為碗脫丘，始知貪程，不覺蹉路。如孫臏用兵，死龐涓於馬陵，然涓亦技窮計盡，祇知貪程，不覺蹉路。

舒州白雲守端禪師，衡陽葛氏子。幼事翰墨，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。往參楊岐，岐問：受業師為誰？師曰：茶陵郁和尚。岐曰：吾聞伊過橋遭攆有省，作偈甚奇，能記否？師誦曰：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。今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岐笑而趨起，師愕然，通夕不寐。黎明，咨詢之，適歲暮，岐曰：汝見昨日打歐儺者麼？曰：見。岐曰：汝一籌不及渠。師復駭曰：意旨如何？岐曰：渠愛人笑，汝怕人笑。師大悟。

通容曰：楊岐在慈明會下，多年作監寺，不入堂儀，而得大悟。恢張臨濟之道，接白雲端公，擒縱出奇，殺活自繇，使端公疑心頓死。及從上尊宿，莫不具擒龍捉虎手段，不昧西來之旨，直顯單傳之妙，真所謂克家兒孫，光裕門庭者。

靳州五祖法演禪師謁圓照本禪師，古今因緣會盡，唯不會。僧問興化：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化云：打中間底。僧作禮，化云：我昨日赴個村齋，中途過一陣卒風暴雨，却向古廟裡避得過。請益本，本曰：此是臨濟下因緣，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。師遂謁浮山遠禪師，請益前話，遠云：我有個譬喻說似汝，汝一似個三家村裡賣柴漢子，把個扁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，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？師默計云：若如此，大故未在。遠一日語師曰：吾老矣，恐虛度子光陰，可往依白雲。此老雖後生，吾未識面，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，必能了子大事。師潛然禮辭，至白雲，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，雲叱之，師頓悟，獻投機偈曰：山前一片閑田地，叉手叮嚀問祖翁。幾度賣來還自買，為憐松竹引清風。雲特印可，令掌磨事。未幾雲至，語師曰：有數個禪客自廬山來，皆有悟入處，教伊說亦

說得，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，教伊下語亦下得，祇是未在。師於是大疑，私自計曰：既悟了，說亦說得，明亦明得，如何却未在？遂參究累日，忽然省悟，從前寶惜一時放下。走見白雲，雲為手舞足蹈，師亦一笑而已。師後曰：吾因茲出一身白汗，便明得下載清風。

通容曰：古人不叨濫為人，然亦不埋沒諸方眼目，如浮山遠指五祖演，往見白雲端，真為退己讓人，萬中無一。使演公至彼，傾心其道，一叱之下，便能投機，非遠公吹噓，莫能致也。雖則暫為途路，而端師相為，必欲到家，故演公得明，下載清風。且道意旨如何？

佛果禪師最後見五祖，盡其機用，祖皆不諾，乃謂祖強移換人，出不遜語，忿然而去。祖曰：待汝著一頓熱病打時，方思量我在。師到金山，染傷寒困極，以平日見處試之，無得力者，追繹五祖之言，乃自誓曰：我病稍間，即歸五祖。病痊尋歸，祖一見而喜，令參堂便入。侍者療方半月，會部使者解印還蜀，詣祖問道，祖曰：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？有兩句頗相近：頻呼小玉原無事，祇要檀郎認得聲。提刑應諾諾，祖曰：且子細。師適歸，侍立次，問曰：聞和尚舉小艷詩，提刑會否？祖曰：他祇認得聲。師曰：祇要檀郎認得聲。他既認得聲，為什麼却不是？祖曰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庭前栢樹子。師忽有省，遽出，見鷄飛上欄干，鼓翅而鳴，復自謂曰：此豈不是聲？遂袖香入室，通所得，呈偈曰：金鴨香銷錦繡幃，笙歌叢裡醉扶歸。少年一段風流事，祇許佳人獨自知。祖曰：佛祖大事，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，吾助汝喜。祖徧謂山中耆舊曰：我侍者參得禪也。繇此所至，推為上首。

通容曰：五祖種種相，為使佛果見色聞聲則不無。若離却藥忌一句，也道不看。試端的看。

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。師至天寧，一日，聞圓悟陞堂，舉：僧問雲門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門曰：東山水上行。若是天寧即不然，忽有人問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只向他道：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凉。師於言下，忽然前後際斷，雖然動相不生，却坐在淨躶躶地。悟謂曰：也不易，汝得到這田地，可惜死了不能得活，不疑言句，是為大病。不見道：懸巖撒手，自肯承當；絕後再甦，欺君不得。須信有這個道理。遂令居擇木堂，為不釐務侍者，日同士大夫入室。悟每舉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問之，師纔開口，悟便曰：不是，不是。經半載，遂問悟曰：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，不知五祖道甚麼？悟笑而不答。師曰：和尚當時須對眾問，如今說亦何妨？

悟不得已，謂曰：我問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，意旨如何？祖曰：描也描不成，畫也畫不就。又問：樹倒藤枯是如何？祖曰：相隨來也。師當下釋然，曰：我會也。悟遂舉數則因緣詰之，師酬對無滯。悟曰：始知吾不汝欺。

通容曰：大慧初歷洞上，諸老宿不能了其事，在湛堂會下鋤鑄多年。堂一日為師曰：杲上座！我這裡禪，汝一時理會得，教汝說也說得，教汝作拈古、頌古、小參、普說，汝都做得，祇是有一件事未在，汝還知麼？對曰：甚麼事？湛堂曰：汝祇欠這一解在。囚！若汝不得這一解，方丈與汝說時便有禪，纔出方丈便無了；惺惺思量時便有禪，纔睡著便無禪。若如此，如何敵得生死？對曰：正是某甲疑處。後湛堂疾亟，問曰：和尚若不起此疾，教某依附，誰可以了此大事？曰：有個勤巴子戒，亦不識他，汝若見之，必能成就此事；若見他了不得，便脩行去。後世出來參禪師，依其教參圓悟。初於薰風南來，殿閣微凉，便爾堂堂坐，斷絕去來。今後於描不成、畫不就處，驀面識破分明，懸巖撒手，絕後再甦，固圓悟之鉗鎚也。

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謁圓悟，一日入室，悟問曰：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舉拳曰：還見麼？師曰：見。悟曰：頭上安頭。師聞脫然契悟，悟叱曰：見個什麼道理？師曰：竹密不妨流水過。悟肯之。

通客曰：圓悟為紹隆向歷落地，拈出吹毛劒，纖悉俱斬。隆師即得尋避無地，然亦火裡蜘蟟。銜：月走。

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，晚見圓悟於鍾阜。一日，悟問：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，即今是滅不滅？曰：請和尚合取口好。悟曰：此猶未出常情。師擬對，悟擊之，師頓去所滯。

通容曰：圓悟鈎錐快利，用鈎則鈎動筋骨，用錐則錐教血出，以致佛智性命不存。且道如何過日？咄！

平江府南峯雲辨禪師。後參圓悟，值入室，纔踵門，悟曰：看脚下。師打露柱一下。悟曰：何不著實道一句？師曰：師若搖頭，弟子擺尾。悟曰：汝試擺尾看。師翻筋斗而出，悟大笑。

通容曰：雲辨擺尾則不無，若遇藕孔尾巴，定過不得。

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。會圓悟復領昭覺，師即之，聞悟普說，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，師忽頓悟，仆於眾，眾掖之，師乃曰：吾夢覺矣。至夜小參，師出問曰：淨躶躶空無一物，赤骨歷貧無一錢，戶破家亡，乞師賑濟。悟曰：七珍八寶一時拏。師曰：禍不入謹家之門。悟曰：機不離位，墮在毒

海。師隨聲便喝，悟以拄杖擊禪牀云：喫得棒也未？師又喝，悟連喝兩喝，師便禮拜，自此機鋒峻發，無所抵捂。

通容曰：慧遠在圓悟會下，能極力參究，故一入門來，便七通八達。圓悟雖種種羅籠，竟難曲折矣。

成都府昭覺徹庵禪師。依圓悟於金山，以所見告，悟弗之許。悟被詔住雲居，師從之。雖有信入，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為疑。會悟問參徒：生死到來時如何？僧曰：香臺子笑和尚。次問師：汝作麼生？師曰：草賊大敗。悟曰：有人問汝時如何？師擬答，悟憑陵曰：草賊大敗。師即徹證。圓悟以拳擊之，師拊掌大笑。悟曰：汝見甚麼便如此？師曰：毒拳未報，永劫不忘。悟歸昭覺，命首眾。悟將順世，以師繼席焉。

通容曰：徹庵既徹證圓悟，復擊一拳，不得作勘驗會，不得作腦後一椎會，不得作探竿會，且道如何？咦！

臨安府中天竺[仁-二+(幺*刀)]堂中。仁禪師進具後，往來三藏譯經所，諦窮經論，特於宗門未之信。時圓悟居天寧，凌晨謁之。悟方為眾入室，師見敬服，奮然造前。悟曰：依經解義，三世佛冤。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。速道！速道！師擬對，悟劈口擊之，因墜一齒，即大悟。

通容曰：伽堂往來譯經所，諦窮經論，成個爛冬瓜，遇圓悟一揑，即粉碎矣。但瓜中蒂不得動著，動著即禍生也。

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，一日誦法華經，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是舍，乃豁然。制罷歸省，性見首肯之。圓悟再得旨住雲居，師至彼，以所得白悟，悟呵曰：本是淨地，屙屎作麼？師所疑頓釋。

通容曰：袁覺於火宅品脫却身面衣服，於圓悟言下除去襯裏布衫。山僧如此判斷，於袁覺分上更有一句未曾道著。且道是那一句？

郡王趙令衿，字表之，號超然居士。公與汪內翰藻、李參政邴、曾侍郎開，詣徑山謁大慧。慧聞至，乃令繫鼓入室。公欣然袖香趨之。慧曰：趙州洗鉢盂話，居士作麼生會？公曰：討甚麼碗？拂袖便出。慧趨搦住曰：古人向這裡悟去，汝因甚麼却不悟？公擬對，慧[打-丁+於]之曰：討甚麼碗？公曰：還這老漢始得。

通容曰：超然明剪裁，大慧暗穿針。明剪裁，風度可觀；暗穿針，縷線撮破。簡點將來，二人俱好三十棒。且道過在何處？

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聞佛鑑禪師夜參，舉趙州栢樹子話，至覺鐵嘴云：先師無此語，莫謗先師好。因大疑。提撕既久，一夕豁然，即趨丈室，擬敘所悟。鑑見來，便閉門。師曰：和尚莫

謾某甲。鑑云：十方無壁落，何不入門來？師以拳擱牕紙，鑑即開門搦住云：道！道！師以爾手捧鑑頭，作口啐而出。遂呈偈曰：趙州有個栢樹話，禪客相傳遍天下。多是摘葉與尋枝，不能直向根源會。覺公說道無此語，正是惡言當面罵。禪人若具通方眼，好向此中辨真假。鑑深然之，每對容稱賞，後命分座。

通容曰：佛鑑閉門，深辨來風。心道破牕，把捉不住。祇因識破栢樹子，故眉鬚墮落也。

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。郡之施氏子。參廣鑑瑛禪師，不契。遂造太平，隨眾咨請，邈無所入。乃封其衾曰：此生若不徹去，誓不展此。於是晝坐宵立，如喪考妣。逾七七日，忽佛鑑上堂曰：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。師聞頓悟，往見鑑。鑑曰：可惜一顆明珠，被這風顛漢拾得。乃詰之曰：靈雲道：自從一見桃華後，直至而今更不疑。如何是他不疑處？師曰：莫道靈雲不疑，只今覓個疑處，了不可得。鑑曰：玄沙道：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那裡是他未徹處？師曰：深知和尚老婆心切。鑑然之。師拜起，呈偈曰：終日看天不舉頭，桃華爛熳始擡頭。饒君更有遮天網，透得牢關即便休。鑑囑令護持。是夕，厲聲謂眾曰：珣上座穩睡去也。圜悟聞得，疑其未然，乃曰：我須勘過始得。遂令人召至，因與遊山。偶到一水潭，悟推師入水，遽問曰：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師曰：潭深魚聚。悟曰：見後如何？師曰：樹高招風。悟曰：見與未見時如何？師曰：伸脚在縮脚裡。悟大稱之。

通容曰：參禪能如老珣，無有不悟徹者。然亦依佛鑑、明眼宗師，印到不疑之地。故圓悟勘驗，極其艱險，總無變色。

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。成都史氏子。初依大慈宗雅，心醉楞嚴。逾五秋南遊，謁諸尊宿。始登龍門，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。眼曰：汝解心已極，但欠著力開眼。且遂俾職堂司。一日侍立次，問云：絕對待時如何？眼曰：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。師罔措。眼至晚抵堂司，師理前話。眼曰：閒言語。師於言下大悟。

通容曰：士珪若於佛眼初一轉語悟去，定成個不走作底宗師。不合向閒言語句下大悟，未免棄溺投火。若遇明眼人，一任舉似。

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。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話曰：楊子江頭楊柳春，楊花愁殺渡江人。羌笛數聲離庭晚，君向湘江我向秦。師默有所契，即趨龍門求入室。佛眼問：從上祖師冊子因緣，許汝會得。忽舉拳曰：這個因何喚作拳？師擬對，眼築其口曰：不得作道理。於是頓去知見。

通容曰：這個因何喚作拳？覿面相提如箭急。衲僧若解離弦旨，分明勘破維摩詰。

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，謁圓悟禪師於雲居，次參黃檗祥、高菴悟，機語皆契。以淮楚盜起，歸謁佛心。會大慧寓廣，因往從之。慧謂曰：汝在佛心處所得者，試舉一二看。師舉佛心上堂，拈普化公案曰：佛心即不然，總不恁麼來時如何？劈脊便打，從教遍界分身。慧曰：汝意如何？師曰：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。慧曰：此正是以病為法。師毅然無信可意。慧曰：汝但揣摩看。師以為不然。經旬，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：雷聲浩大，雨點全無。始無滯趨告慧，慧以舉道者見瑯琊并玄沙未徹語詰之。師對已，慧笑曰：雖進得一步，祇是不著所在。如人斫樹，根下一刀，則命根斷矣。汝向枝上斫，其能斷命根乎？今諸方浩浩說禪者，見處總如此，何益於事？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。師慍而去。異日，慧問：汝還疑否？師曰：無可疑者。慧曰：祇如古人相見，未開口時已知虛實，或聞其語便識淺深。此理如何？師悚然汗下，莫知所詣。慧令究有句無句。慧過雲門菴，師侍行。一日問曰：某到這裡不能得徹，病在甚處？慧曰：汝病最癖，世醫拱手。何也？別人死了活不得，汝今活了未曾死。要到大安樂田地，須死一回始得。師疑情愈深。後入室，慧問：喫粥了也，洗鉢盂了也，去却藥忌，道將一句來。師曰：裂破。慧震威喝曰：汝又說禪也。師即大悟。慧撾鼓告眾曰：龜毛枯得笑咍咍，一擊萬里關鎖開。慶快平生在今日，孰云千里賺吾來。師亦以頌呈之曰：一拶當機怒雷吼，驚起須彌藏北斗。洪波浩渺浪滔天，拈却鼻孔失却口。

通容曰：彌光先於四老宿會下，機語皆相契，及大慧言下，又去不得。蓋偷心未死，見影猶存故也。大慧手段高，令他去皮去肉，末後向骨髓裡深用鈎錐，直得鉢盂向地擎。以他悟處脫略，而大慧喜亦不禁，故說偈特為印許。

祖庭鉗鎚錄卷之上

祖庭鉗鎚錄卷之下

明嗣祖沙門　費隱通容　輯著

居士　夏春暉　龔士龍　較

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徧參名宿，法無異味，歸里結菴於姜峯絕頂，不下山者三年。妙喜菴于洋嶼，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：菴主手段與諸方別，可來少欵何如？師不答。光以計邀師飯，師往赴之，會妙喜為諸徒入室，師隨喜焉。妙喜舉：僧問馬祖：如何是佛？祖曰：即心是佛。汝作麼生？師下語，妙喜詬之曰：汝見解如此，敢妄為人師耶？鳴鼓普說，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為邪解。師淚交頤，不敢仰視，默計曰：我之所證既為所排，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？遂歸心弟子之列。一日，喜問曰：內不放出，外不放入，正恁麼時如何？師擬開口，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，師於此大悟，厲聲曰：和尚已多了也。喜又打一下，師禮拜，喜笑曰：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。遂印以偈云：頂門竪亞摩醯眼，肘後斜懸奪命符。瞎却眼，卸却符，趙州東壁掛葫蘆。於是聲名喧動叢林。

通容曰：大慧鉗鎚爐鞴高出諸方，故相從者多，而得法者亦盛。于長樂洋嶼菴僅五十日，打發十一人開悟，懶菴亦是其數。且懶菴已出頭為人，尚訐其平日珍重得力處排為邪解，使他氣宇索然，向咽喉一拶，直得頂門開眼，此非大慧孰能歟？

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。臨江軍彭氏子。志學之年，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。一日入室，吉問：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是什麼？師罔措，遂致疑，通夕不寐。次日，詣方丈請益：昨日蒙和尚垂問，既不是心，又不是佛，又不是物，畢竟是甚麼？望和尚慈悲指示。吉震威一喝，曰：這沙彌更要我與汝下註脚在！拈棒劈脊打出。師於是有省。後謁月菴果、應菴華、百丈震，終不自肯。適大慧領育王，四海英材鱗集，師亦與焉。大慧室中問師：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。不得下語，不得無語。師擬對，慧便棒。師豁然大悟，從前所得，瓦解氷消。

通容曰：佛照於吉師機下有省，又謁諸大老，終不自肯，以藕斷絲未斷也。大慧與他海水逆流，而江湖傾覆矣。

福州玉泉曇懿禪師。久依圓悟，自謂不疑。紹興初，出住興化祥雲，法席頗盛。大慧入閩，知其所見未徹，致書令來，師遲遲。慧小參，且痛斥，仍榜告四眾。師不得已，破夏謁之。慧

鞠其所證，既而曰：汝恁麼見解，敢嗣圓悟老人耶？師退院親之。一日入室，慧問：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。師曰：我做得國師去也。慧喝出。居無何，慧語之曰：香嚴悟處，不在擊竹邊；俱胝得處，不在指頭上。師乃頓明。

通容曰：臨濟家法，驅耕夫之牛，奪飢人之食。大慧訐鼎需平生珍重，排為邪解，傍曇懿所見未諦，痛斥其非，令他當機撒手，直下翻身，可謂是其人矣。

近禮侍者，三山人。久侍大慧，嘗默究竹篦話，無所入。一日入室罷，求指示。慧曰：汝是福州人，我說個喻向汝，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，以手送在汝口裡，祇是汝不解吞。師不覺失笑曰：和尚吞却即[社-土+(囟-乂+夕)]事。慧後問師曰：前日吞了底荔枝，祇是汝不知滋味。師曰：若知滋味，轉見[社-土+(囟-乂+夕)]事。

通容曰：大慧說亦說得是，近禮解亦解得親。但平沙落鴈一句作麼生道？

提刑吳偉明居士，字元昭。久參真歇了禪師，得自受用為極致。後謁大慧於洋嶼菴，隨眾入室。慧舉無佛性話問之，公擬答，慧以竹篦便打，公無對，遂留咨參。一日，慧謂曰：不須呈伎倆，直須啐地拆、曝地斷，方敵得生死。若祇呈伎倆，有甚了期？即辭去。道次，延平倏然契悟，連書數頌寄慧，皆室中所問者。有曰：不是心，不是物，不是物，通身一具金鎖骨。趙州親見老南泉，解道鎮州出蘿蔔。慧即說偈證之曰：通身一具金鑞骨，堪與人天為軌則。要識臨濟小廝兒，便是當年白拈賊。

通容曰：偉明雖悟一具金鑞骨則不無，若遇敲骨取髓底人，管取納欵有分。然而能為白拈賊，則與臨濟同參矣。

內翰曾開居士，字天遊，久參圓悟，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。紹興辛未，佛海補三衢，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，問曰：如何是善知識？海曰：燈籠露柱，猫兒狗子。公曰：為什麼贊即歡喜，毀即煩惱？海曰：侍郎曾見善知識否？公曰：某三十年參問，何言不見？海曰：向歡喜處見，煩惱處見？公擬議，海震聲便喝。公擬對，海曰：開口底不是。公開然，海召曰：侍郎向甚處去也？公猛省，遂點頭說偈曰：咄哉瞎驢，叢林妖孽。震地一聲，天機漏泄。有人更問意如何，拈起拂子劈口截。海曰：也祇得一橛。

通容曰：一個死曾開，被佛海弄成活天遊。然佛海猶謂祇得一橛，且道是那一橛？參！

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，福州長樂人也。師侍馬祖行次，見一群野鴨飛過，祖曰：是甚麼？師曰：野鴨子。祖曰：甚處去也？師曰：飛過去也。祖遂擰師鼻，負痛失聲。祖曰：又道飛過去也。師於言下有省。師再參，侍立次，祖目視繩牀角拂子，師曰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祖曰：汝向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為人？師取拂子竪起，祖曰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師擬掛拂子於舊處，祖震威一喝，師直得三日耳聾。師謂眾曰：佛法不是小事，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聾。黃檗聞舉，不覺吐舌。師曰：子已後莫嗣馬祖去麼？檗曰：不然。今日因和尚舉，得見馬祖大機之用。然且不識馬祖，若嗣馬祖，已後喪我兒孫。師曰：如是，如是。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；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。子甚有超師之見。檗便禮拜。

通容曰：黃檗因百丈舉馬祖一喝明機，終嗣百丈而不嗣馬祖，以親聞而面稟故也。百丈猶疑之曰：子以後莫嗣馬祖去麼？檗曰：不然。今日因和尚舉，得見馬祖大機之用，然且不識馬祖。若嗣馬祖，已後喪我兒孫。此雖棒下無生忍，臨機不見師，而亦師承為萬古法要人面稟嘉猷，有蒙受用，不可欺心故也。又明主張此門必不可無師承而濫外道也。

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，以已事未明往參睦州，州纔見來便閉却門，師乃扣門，州曰：誰？師曰：某甲。州曰：作甚麼？師曰：已事未明，乞師指示。州開門一見便閉却，師如是連三日扣門，至第三日州開門，師乃拶入，州便擒住曰：道！道！師擬議，州便推出曰：秦時[車*度]轢鑽。遂掩門損師一足，師從此悟入。

通容曰：睦州向銀山鐵壁，令雲門拶入，故雲門得氣宇如王，自在無比，藏身北斗，獨步東山，乃至為人打翻露布葛藤，剪却常情見解，格外縱擒，言前定奪，非上根利器，莫能窺其彷彿，真為受睦州毒氣深，而為人手段辣也。

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，初參雲門，門問：近離甚處？師曰：查渡。門曰：夏在甚處？師曰：湖南報慈。曰：幾時離彼？師曰：八月二十五。門曰：放汝三頓棒。師至明日，却上問訊：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，不知過在甚麼處？門曰：飯袋子，江西湖南便恁麼去？師於言下大悟，遂曰：他後向無人煙處，不蓄一粒米，不種一莖菜，接待十方往來，盡與他抽釘拔楔，拈却炙脂帽子，脫却鶻臭布衫，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，豈不快哉！門曰：汝身如椰子大，開得如許大口。師便禮拜。

通容曰：古人田地穩密，故能據定乾坤，把住要關，於接對次，自然令人開發。故雲門放守初三頓棒，直得疑聚不已，再與提

持，便乃七通八達。今人於接對次，或有機用，唯恐人之不信，又復與他重新解說一遍，使人愈明白而愈轉遠，縱有多般施設，亦唯清風過耳也。

澧州欽山文邃禪師。福州人也。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。時巖頭、雪峯在眾，覩師吐論，知是法器，相率遊。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，師雖屢激揚，而終然凝滯。一日，問德山曰：天王也恁麼道，龍潭也恁麼道，未審和尚作麼生道？山曰：汝試舉天王、龍潭道底看。師擬進語，山便打。師被打，歸延壽堂，曰：是則是，打我太煞。巖頭曰：汝恁麼道後，不得道見德山來。後於洞山言下發解，乃為之嗣。

通容曰：德山打欽山乃本色鉗鎚，而欽山當機不薦，及謂打我太煞，則三公同遊，利鈍自見。後於洞山言下發解，則機用輭弱益可知矣。雖然，發解之後，德山向施鉗鎚皆受用得著，人亦知乎？

舒州投子義青禪師，青社李氏子。七齡穎異，往妙相寺出家，試經得度，習百法論。未幾嘆曰：三祇途遠，自困何益？乃入洛聽華嚴，義若貫珠。嘗讀諸林菩薩偈，至即心自性，猛省曰：法離文字，寧可講乎？即棄遊宗席。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，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。屆旦師來，鑑禮延之，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因緣。經三載，一日問曰：汝記得話頭麼？試舉看。師擬對，鑑掩其口，師了然開悟，遂禮拜。鑑曰：汝妙悟玄機耶？師曰：設有，也須吐却。時資侍者在旁曰：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。師回顧曰：合取狗口，若更忉忉，我即便嘔。自此復經三年，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，悉皆妙契。付以太陽頂相、皮履、直裰，囑曰：代吾續其宗風，無久滯此，善宜護持。遂書偈送曰：須彌立太虛，日月輔而轉。群峯漸倚他，白雲方改變。少林風起叢，曹溪洞簾卷。金鳳宿龍巢，宸苔豈車碾。令依圓通秀禪師。師至彼，無所參問，唯嗜睡而已。執事白通曰：堂中有僧日睡，當行規法。通曰：是誰？曰：青上座。通曰：未可，待與按過。通即拽杖入堂，見師正睡，乃擊牀訶曰：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。師曰：和尚教某何為？通曰：何不參禪去？師曰：美食不中飽人喫。通曰：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。師曰：待肯堪作甚麼？通曰：上座曾見甚麼人來？師曰：浮山。通曰：恠得恁麼頑賴。遂握手相笑，歸方丈。繇是道風籍甚。

通容曰：易曰：鼎折足，覆公餗。言其不勝任也。洞山之道，傳雲居膺，膺傳同安丕，丕傳同安志，志傳梁山觀，觀傳太陽玄。至玄無正傳，遂將衣鉢寄托與浮山鑑。既久而得投子青，青後始

有芙蓉楷、丹霞淳、真歇了諸公出世，道滿天下。是知洞上之宗，至投子青為中興。青公於洞上宗旨，悟入玄微，不落沁漏，故能起太陽之既墜，振寶鏡之將埋，唯公得其勝任。雖然，浮山鑑法眼不明，關吏不嚴，雖青公亦無深造。且鼎足折，公餗覆，吾知其不勝任矣。以有浮山鑑，始有投子青；以有投子青，始能中興其道。易曰：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二公以之。

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。早歲出家，依年受具。精究律藏，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。常講金剛般若，時謂之周金剛。嘗謂同學曰：一毛吞海，海性無虧；纖芥投鋒，鋒利不動。學與無學，唯我知焉。復聞南方禪席頗盛，師氣不平，乃曰：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，萬劫學佛細行，不得成佛。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我當摟其窟穴，滅其種類，以報佛恩。遂擔青龍疏鈔至澧陽，路上見一婆子賣餅，因息肩買餅點心。婆指擔云：這個是什麼文字？師曰：青龍疏鈔。婆曰：講何經？師曰：金剛經。婆曰：我有一問，汝若答得，施與點心；若答不得，且別處去。金剛經道：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未審上座點那個心？師無語，遂往龍潭。至法堂曰：久響龍潭，及乎到來，潭又不見，龍又不現。潭引身曰：子親到龍潭。師無語，遂捿止焉。一夕侍立次，潭曰：更深何不下去？師珍重便出，却回曰：外面黑。潭點紙燭度與師，師擬接，潭復吹滅。師於此大悟，便禮拜。潭曰：子見個甚麼？師曰：從今向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。至來日，龍潭陞座，謂眾曰：可中有個漢，牙如劍樹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頭，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。師將疏鈔堆法堂前，舉火炬曰：窮諸玄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遂焚之，於是禮辭。

通容曰：德山氣宇自衝昂，在蜀講解，聲壓遐邇。初聞南方即心即佛之道，即欲摟滅窟族，此之氣槩固不凡矣。及逢婆子，詰問三心，而不將義理應對，亦不強辯抑人，須知有太公之道，而無欺心自負。吾知師之講解，斷非今時類也。因婆得參龍潭，而龍潭亦知師之器厚，故居會下，相為折剉，令其技窮謀盡。一夕，吹滅紙燭，要渠頭首自落，故德山絕無情見，而殺氣逼人也。以此為人，為人極徹；以此殺人，殺人見血。其猶千里萬里，鈍銖一條，故德山宗風高出宇宙者也。

秀州華亭船子德成禪師，節操高邈，度量不群。自印心於藥山，與道吾、雲巖為同道交。洎離藥山，乃謂二同志曰：公等應各據一方，建立藥山宗旨。余率性疎野，唯好山水，樂情自

遣，無所能也。他後知我所止之處，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，或堪雕琢，將授生平所得，以報先師之恩。遂分携至秀州華亭，泛一小舟，隨緣度日，以接四方往來之者。時人莫知其高蹈，因號船子和尚。道吾後到京口，遇夾山上堂。僧問：如何是法身？山曰：法身無相。曰：如何是法眼？山曰：法眼無瑕。道吾不覺失笑。山便下座，請問道吾：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，必有不是，致令上座失笑。望上座不吝慈悲。吾曰：和尚一等是出世，未有師在。山曰：某甲甚處不是？望為說破。吾曰：某甲終不說，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。山曰：此人如何？吾曰：此人上無片瓦，下無卓錐。和尚若去，須易服而往。山乃散眾束裝，直造華亭。船子纔見，便問：大德住甚麼寺？山曰：寺即不住，住即不似。師曰：不似，似個甚麼？山曰：不是目前法。師曰：甚處學得來？山曰：非耳目之所到。師曰：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師又問：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。離鉤三寸，子何不道？山擬開口，被師一橈打落水中。山纔上船，師又曰：道！道！山擬開口，師又打。山豁然大悟，乃點頭三下。師曰：竿頭絲線從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由遂問：拋綸擲鉤，師意如何？師曰：絲懸綠水，浮定有無之意。山曰：語帶玄而無路，舌頭談而不談。師曰：釣盡江波，金鱗始遇。山乃掩耳。師曰：如是！如是！乃囑曰：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，沒蹤跡處莫藏身。吾二十年在藥山，祇明斯事。汝今既得，他後莫住城隍聚落，但向深山裡、鑊頭邊，覓取一個半個接續，無令斷絕。山乃辭行，頻頻回顧。師遂喚：闍黎！山乃回首。師竪起橈子曰：汝將謂別有。乃覆船入水而逝。

通容曰：夾山若不是道吾與他指引，於船子處決不能開發，故夾山悟道而道吾有功也。然夾山受船子囑付，尚復頻頻回顧，心猶未死。何也？覺範謂信力尚微，未大通徹。余謂覺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吾謂船子雖有深錐痛箚之功，而亦有紆遲鈍置之過。蓋夾山既在棒下翻身，又復授他程途之迹，謂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，沒蹤跡處莫藏身。又云：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，致使夾山重復遲疑，將謂別有不能徹信到底。所謂師家若有實法與人，土亦難消，正此意也。故夾山雖信力未大通徹，而船子實有紆遲鈍置之過也。故曰：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何況以二十年中拖帶蘊藉將為事耶？雖然，船子見夾山疑為別有，竭力為渠覆舟而死，使他剿除，所謂解鈴須是繫鈴人，千古獨師大哉！

漳州三平義忠禪師。福州楊氏子。初參石鞏，鞏常張弓架箭接機。師詣法席，鞏曰：看箭！師乃撥開胷曰：此是殺人箭，活

人箭又作麼生？鞏乃彈弓弦三下，師乃禮拜。鞏曰：二十年張弓架箭，祇射得半個聖人。遂拗折弓箭。

通容曰：門庭高，機鋒峻，非大造就，不敢入頭。若得入頭，自然七穿八穴，石鞏三平以之。雖然三平末後，猶被石鞏勾瞞，却也不知。

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，鳳翔麟遊人也。丱年出家，具戒通經論。問道臨濟，後為侍者。濟嘗對眾美之曰：臨濟門下一隻箭，誰敢當鋒？師蒙印可，自謂已足。一日侍立次，有座主參濟，濟問：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，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，且道此人是同是別？主曰：明得即同，明不得即別。師曰：這裡是甚麼所在，說同說別？濟顧師曰：汝又作麼生？師便喝。濟送座主回，問師：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？師曰：是。濟便打。師後辭濟，濟問：甚處去？師曰：南方去。濟以拄杖劃一劃曰：過得這個便去。師乃喝，濟便打，師作禮而去。濟明日陞堂曰：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，搖頭擺尾向南方去，不知向誰家蘆甕裡淹殺。師遊歷罷，直往夾山卓菴，經年不訪夾山。山脩書令僧馳往，師接便坐，却再展手索，僧無對。師便打曰：歸去舉似和尚。僧回舉似，山曰：這僧若開書，三日內必來。若不開書，斯人救不得也。師果三日後至，見夾山不禮拜，乃當面叉手而立。山曰：鷄棲鳳巢，非其同類。出去！師曰：自遠趨風，請師一接。山曰：目前無闍黎，此間無老僧。師便喝。山曰：住！住！且莫草草匆匆。雲月是同，溪山各異。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，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？師佇思，山便打，因茲服膺。

通容曰：臨濟稱洛浦一隻箭，則洛浦亦深造矣。但末後謂向南方去，不知落誰家蘆甕裡淹殺，故知臨濟未全肯也。不然，見夾山死於機下，臨濟眼目何在也？然亦須知夾山受船子惡鉗鎚，故接洛浦亦不鮮也。

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，初參清平，平問：來作麼？師曰：來禮拜。平曰：禮拜阿誰？師曰：特來禮拜和尚。平咄曰：這鈍根阿師！師乃禮拜。平以手斫師頸一下，從此領旨。

通容曰：清平不具大人相，受人禮拜也不會，致使三角布裙拖地。

黃龍慧南禪師依泐潭澄禪師，分座接物，名振諸方。偶同雲峯悅禪師游西山，話及雲門法道，峯曰：澄公雖是雲門之後，法道異矣。南詰其所以異，峯曰：雲門如九轉丹砂，點銕成金；澄公藥汞銀徒可翫，入煆則流去。南怒，以枕擲之。峯雖謝過，而又曰：雲門氣宇如王，甘死語下乎？澄公有法授人，死

語也。死語其能活人乎？即背去。南挽之曰：若如是，則誰可汝意？峯曰：石霜圓手段出諸方，公宜見之，不可後也。南默計曰：悅師翠巖，使我見石霜，於悅何有哉？即造石霜。及中途，聞慈明不事事，忽叢林無意見之，遂登衡嶽，謁福嚴賢禪師，賢命掌書記。俄賢卒，郡守請慈明補之。既至，目其貶剝諸方，件件數為邪解，南為之氣索，遂造其室，欲行師資禮。明曰：書記已領徒遊方，設使有疑，可坐商略，不必作是行徑。南哀懇愈切，明曰：公學雲門禪，必善其旨。如云放洞山三頓棒，是有喫棒分耶？是無喫棒分耶？南曰：是有喫棒分。明色莊曰：若爾，則從朝至暮，鵲噪鴉鳴，亦有喫棒分。即端坐，受南炷香作禮。明復問曰：趙州謂臺山婆子：我為汝勘破了也。且道那裡是他勘破婆子處？南汗下，不能加答，連日入室請決，明唯詬罵而已。一日，南曰：罵豈慈悲法施耶？明曰：汝作罵會耶？南於是大悟，遂作頌曰：傑出叢林是趙州，老婆勘破沒來繇。而今四海清如鏡，行人莫與路為讐。呈慈明，明許可之。

通容曰：慈明之為南公，乃師資相關，手段固出人。而雲峯為南公，乃友道相與，有出格勉勵，於祖林中亦不多見。蓋雲峯見道真而擇法明，故能力排澄公，使老南寶惜悉棄去，而見慈明得到大徹。

秘書吳恂居士，字德夫，居晦堂。入室次，堂謂曰：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，汝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。公擬議，堂以拂子擊之，即領深旨。連呈三偈，其後曰：咄哉！這多智俗漢，齩盡古今公案，忽於狼藉堆頭，拾得蜣螂糞彈。明明不值分文，萬兩黃金不換，等閑拈出示人，祇為走盤難看。咦！堂答曰：水中得火世還稀，看看令人特地疑，自古不存師弟子，如今却許老胡知。

通容曰：悟道雖則有時節因緣，不可拘論，然亦在師家田地穩密，機用顯大，於師資相扣之時，一擡一搦，一機一拶，自然令人得活西來意，不紆葛藤，不墮死水，是亦時節因緣也。

樞密吳厚居士擁節歸鍾陵，謁圓通旻禪師，曰：某頃赴省試過此，過趙州關，因問前住訥老：透關底事如何？訥曰：且去做官，今不覺五十餘年。旻曰：曾得透關底事麼？公曰：八次經過，常存此念，然未甚脫洒在。旻度扇與之，曰：請使扇。公即揮扇，旻曰：有甚不脫洒處？公忽有省，曰：便請末後句。旻乃揮扇兩下，公曰：親切，親切。旻曰：吉獠舌頭三千里。

通容曰：吉獠舌頭三千里，還是為他發明？還是為他印證？

左司都貶居士問圓通曰：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當如何湊泊？通曰：全身入火聚。公曰：畢竟如何曉會？通曰：驀直去。公沉吟，通曰：可再喫茶麼？公曰：不必。通曰：何不恁麼會？公遂契旨，曰：元來太近。通曰：十萬八千。公占偈曰：不可思議，是大火聚；便恁麼去，不離當處。通曰：咦！猶有這個在。公曰：乞師再垂指示。通曰：便恁麼去，鐺是銕鑄。公頓首謝之。

通容曰：圓通能據欵結案，指示使都貶。嗚呼！尚饗。

大慧禪師答聖泉珪和尚書曰：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，自可撥置人事，頻與衲子輩作佛事，久久自殊勝。臾望室中與之子細，不得容人情，不得共伊落草，直似之以本分草料，教伊自悟自得，方是尊宿為人體裁也。若是見他遲疑不薦，便與之下註脚，非但瞎却他眼，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不得。人即是吾輩緣法只如此，若得一個半個本分底，亦不負平昔志願也。

大慧禪師答鼓山逮長老書曰：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，知開法出世，唱道於石門，不忘所從來，為嶽長老拈香，續楊岐宗派。既已承當個事，須卓卓地做，教徹頭徹尾，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，端居丈室，如擔百二十斤擔子，從獨木橋上過，脚蹉手跌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，況復與人抽釘拔楔，救濟他人耶？古德云：此事如八十翁，翁入場屋，豈是兒戲？又古德云：我若一向舉揚宗教，法堂前草深一丈，須倩人看院始得。巖頭每云：向未屙已前一覷，便眼卓朔地。晏國師不跨石門句，睦州現成公案，放汝三十棒。汾陽無業莫妄想，魯祖凡見僧入門，便轉身面壁而坐。為人時，當不昧這般體裁，方不失從上宗旨耳。昔溈山謂仰山曰：建法幢，立宗旨於一方，五種緣備，始得成就。五種謂外護緣、檀越緣、衲子緣、土地緣、道緣。聞霜臺趙公是汝請主，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，二公天下士。以此觀之，汝於五種緣稍備，每有衲子自閩中來者，無不稱嘆法席之盛。檀越歸向士大夫，外護住持無魔障，衲子雲集可以趁。色力未衰時，頻與衲子激揚個事，垂手之際，須著精彩，不得莽鹵。蓋近年以來，有一種裨販之輩，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，往往宗師造次放過，遂至承虛接響，遞相印授，誤賺後人，致使正宗淡薄，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，不可不子細。五祖師翁住白雲時，嘗答靈源和尚書云：今夏諸庄顆粒不收，不以為憂。其可憂者，一堂數百衲子，一夏無一人透得個狗子無佛性話，恐佛法將滅耳。汝看主法底宗師用心，又何曾以產錢多少、山門大小為重輕，米鹽細務為急切來？汝既出頭承當個善知識名字，當以一味本分事接待方來。所有庫司財穀，分付知因識果知事，分司列局令掌之，時時提舉大綱。安僧不必多，日用齋粥常教後手有餘，自然不費

力。衲子到室中下刃要緊，不得拖泥帶水。如雪峯空禪師頃在雲居、雲門相聚，老漢知渠不自欺，是個佛法中人，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，後來自在別處打發。大法既明，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，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。去年送一冊語錄來，造次顛沛，不失臨濟宗旨。今送在眾寮中與衲子，為將來說法之式。若使老漢初為渠拖泥帶水說，老婆禪眼開後，定罵我無疑。所以古人云：我不重先師道德，只重先師不為我說破。若為我說破，豈有今日？便是這個道理也。趙州云：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。老僧這裡祇以本分事接人，若接不得，自是學者根性遲鈍，不干老僧事。思之，思之。
祖庭鉗鎚錄卷之下(終)

No. 1286-A (附)宗門雜錄四條

拈花

王荊公問佛慧泉禪師云：禪家所謂世尊拈花，出在何典？泉云：藏經亦不載。公曰：余頃在翰苑，偶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三卷，因閱之，經文所載甚詳。梵王至靈山，以金色波羅花獻佛，舍身為牀座，請佛為眾生說法。世尊登座，拈花示眾，人天百萬悉皆罔措，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分付摩訶大迦葉。此經多談帝王事，佛請問所以秘藏，世無聞者。

五問

此蓋當時義學之徒，相與造說，誣罔先聖，非毀禪宗。而自聰禪師問達觀穎和尚，凡五問，欲杜邪謬，故辯詳之。

僧自聰問達觀穎和尚曰：諸經論家多言西天自迦葉至師子尊者，祖師相傳至此斷絕，其實如何？

答曰：吁！如此說者，生滅心也。不知為法惜人，螢鬪杲日，雀填滄海，枉勞形耳。且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度婆舍斯多，兼出達摩達，其緣具在唐會稽沙門靈徹序、木陵沙門法炬所編寶林傳，并據前魏天竺三藏支疆梁樓續法記，具明師子尊者遇難以前傳衣付法之事，從大迦葉為首，直下血脉。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、二十六祖不如密多、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菩提達磨，即唐土初祖也。原支疆梁樓三藏來震旦，祇洛陽白馬寺，時即前魏常道卿公景元二年辛巳歲也，師子入滅方二年矣。以是顯知經論諸師誣罔後昆，吁哉奈何！

問曰：達磨大師自西天帶楞伽經四卷來，是否？

答曰：非也，好事者為之耳。且達磨單傳心印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豈有四卷經耶？聰曰：寶林傳亦如是說。穎曰：編修者不暇詳討矣，試為子評之。夫楞伽經三譯，而初譯四卷，乃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之所譯。次十卷，元魏時菩提流支與達磨同時，下藥以毒達磨者是也。後七卷，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。以此證之，先後虛實可知矣。仰山寂禪師亦常辯此，其事甚明。

問曰：傳法偈無翻譯，槩付法藏傳中無此偈，以致諸家多說無據，願垂至誨。

答：噫！子孫支分，是非蜂起，不能根究耳。只如達磨，未入此土，已會唐言。何以知之？初見梁武時，對問其事，即可知矣。後又二祖可大師，十年侍奉，以至立雪斷臂，志求祖乘，至勤誠矣。後達磨告曰：吾有一袈裟，付汝為信。世必有疑者云：吾西天之人子，此土之子，得法實信，汝當以吾言證之。又云：自釋迦聖師，至般若多羅，以及於吾，皆傳衣表法，傳法留偈。吾今付汝。偈曰：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因引從上諸祖偈，一一授之。內傳法印，以契證心；外付袈裟，以定宗旨。以此則知達磨付二祖決矣。此乃單傳口授，何暇翻譯哉？

問曰：天台尊者一心三觀法門，與祖意如何？

答曰：子若不問，吾難以言也。吾嘗見教中云：吾有正法眼藏，付囑大迦葉，且不在三乘五教之內。原佛祖之教，皆有傳授。昔聞大師於藏中得龍樹所造中論，覽至第四卷，破諸法性有定性，則無因果等事。如頌曰：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次頌云：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，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繇此達一心三觀，曰空、曰假、曰中。若據教意，大凡一偈皆有四句以成其意耳。智者離為三觀，似枝蔓，又未詳傳授，因此便言遠稟龍樹，以樹為祖，近稟思大，則可知矣。若間世承稟，吾恐後世必有聰利之人，空看佛經，自稟釋迦，豈其然乎？良繇智者具大福德，智慧辯才，累為帝師，故成一家之說，辭博理微。而後世子孫稱傳祖教，乃番毀師子尊者，親付法與婆舍斯多，以至此土六祖傳衣付法，以為邪解。嗚呼！吾若備論，即成是非，子自詳之。

問曰：自達磨至此土，因何諸祖師言教與西天諸祖洎六祖已上不同？牛頭一宗，北秀荷澤，南岳讓，青源思，言句漸異，見解差殊，各黨師門，互毀盟主，如何得息諍去？

答曰：快哉此問！且祖師來此土，如一樹子就地下種，因緣和合而生芽也。種即達磨并二祖也，枝葉即道副、總持、道育之徒也。洎二祖為種，三祖為芽，乃至六祖為種，南岳讓為芽也，其牛頭、神秀、荷澤等皆枝葉耳。然六祖下枝葉繁茂，生子亦多，其種又逐風

土所宜採取，得葉貴葉，得枝貴枝。亦猶樹焉，在南為橘，在北為枳，雖形味有變，而根本豈有變乎？又類日焉，在東為朝，在西為暮，日亦逐方而轉，則輪影也，其空必不轉必矣，德何快哉？子但了其內心，莫隨其外法。內心者，脫其生死；外法者，逐其愛惡。愛惡生，則去佛祖遠矣。為子等閑籤出正宗及橫枝言句，各於後述其緐序，令學者明其嫡庶者矣。

覺夢堂重較五家宗派序

皇明景德間，吳僧道原集傳燈三十卷，自曹溪下列為兩派：一曰南岳讓，讓出馬大師；一曰青原思，思出石頭遷。自兩派下又分五宗：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，內有百丈海出黃檗運、大溈佑二人，運下出臨濟玄，故號臨濟宗；佑下出大仰寂，故號溈仰宗。八十四人又有天王悟，悟得龍潭信，信得德山鑒，鑒得雪峯存，存下出雲門宗、法眼宗。石頭遷出藥山儼、天皇悟二人，悟下得慧真，真得幽閑，閑得文貴，便絕。唯藥山得雲巖晟，晟得洞山价，价得曹山寂，是為曹洞宗。今傳燈却修雲門、法眼兩宗歸石頭下，誤矣。緣同時道悟有兩人：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，渚宮人，崔子玉之後，嗣馬祖，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。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，其略云：馬祖祝曰：它日莫離舊處。故還渚宮。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，婺州東陽人，姓張氏，嗣石頭，元和二年丁亥化。律師符載所撰碑。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，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，非一一親往尋討，不過宛轉托人捃拾而得，其差誤可知也。自景德至今，天下四海以傳燈為據，雖列剎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，唯丞相無盡居士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，嘗曰：石頭得藥山，山得曹洞一宗，教理行果，言說宛轉。且天皇道悟下出個周金剛，呵風罵雨，雖佛祖不敢嬰其鋒，恐自天皇或有差誤。寂音尊者亦嘗疑之，云：道悟似有兩人。無盡後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，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，賾以徧示諸方曰：吾嘗疑德山、洞山同出石頭下，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？今以丘、符二記證之，朗然明白，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。寂音曰：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，首曰江陵道悟，其下江曰兼稟徑山。今妄以雲門、臨濟二宗兢者，可發一笑。略書梗槩以傳明達者，始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。

一喝分五教

淨因蹣庵成禪師，同法真、圓悟、慈受并十大法師，齋于太尉陳公良弼府第。時徽宗私幸觀其法，會善華嚴者對眾問諸禪師曰：吾佛說教，自小乘至圓頓，掃除空有，獨證真常，然後萬德莊嚴，方名為佛。禪家一喝，轉凡成聖，與諸經論似相違背。今一喝若能入五教，是為正說；若不能入，是為邪說。諸禪師顧成，成曰：如法師所問，不足諸大禪師之酧，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。成召善，善應諾。成曰：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，乃有義也；大乘始教者，乃空義也；大乘終教者，乃不有不空義也；大乘頓教者，乃即有即空義也；一乘圓教者，乃不空而不有，不有而不空義也。如我一喝，非唯能入五教，至於百工技藝，諸子百家，悉皆能入。成乃喝一喝，問善曰：還聞麼？善曰：聞。成曰：汝既聞，則此一喝是有，能入小乘教。成須臾又召善曰：還聞麼？曰：不聞。成曰：汝既不聞，則適來一喝是無，能入始教。成又顧善曰：我初一喝，汝既道有。喝久聲消，汝復道無。道無則元初實有，道有則于今實無。不有不無，能入終教。成又曰：我有一喝之時，有非是有，因無而有。無一喝之時，無非是無，因有故無。即有即無，能入頓教。成又曰：我此一喝，不作一喝用。有無不及，情解俱忘。道有之時，纖塵不立。道無之時，橫徧虛空。即此一喝，入百千萬億喝。百千萬億喝，入此一喝，是能入圓教。善不覺身起于坐，再拜於成之前。成復為善曰：非唯一喝為然，乃至語默動靜，一切時，一切處，一切物，一切事，契理契機，周徧無餘。於是四眾歡喜，聞所未聞。龍顏大悅，謂左右侍臣曰：禪師有如此玄談妙論。太尉啟曰：此乃禪師之餘論耳。

(附)宗門雜錄四條卷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